

三月农事忙

高 鸿

在北方农村，农历二月初二叫龙抬头日。民间传说认为，龙是吉祥之物，主管云雨，而二月二这天正是龙王抬头升天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农村地区也开始春耕。“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

农家少闲月，二月人始忙。时下，秦岭深处的农民正抢抓时机春耕春播，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此情此景，为春耕生产增添了不少活跃、流动而新鲜的气息。

丹江两岸，迎春花儿开，春风习习拂面。人勤春来早，田间农事忙。往年，雨水节气一过，闹春耕的号子就已经吹响。其实，富有经验的村民早在去年冬天“进九”之前已深耕土地，经受不住凛冽寒冬的草籽草根已冻死，现在只需平整田地，忙着给田里准备农家猪粪。车拉的、肩挑的，勤快的人

已经把猪粪均匀地撒在行行田里，只需拉犁一拉入土，铁把把平，待一场春雨过后就可以播种了。每每这阵子，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和农家粪的味儿，这是土地苏醒的味道，是初春家园的味道。

三月，麦苗青青。小麦是个懒庄稼，以前锄草忙，现在喷点除草剂，坐等麦黄熟收割时。而苞谷就不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正是点种苞谷的时间。苞谷讲究密植，底肥要足。小镇海拔高，家家户户地膜覆盖的苞谷产量大。出苗后要随时补苗，及时追肥。往后的薅草一次比一次辛苦，薅草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每株必薅，还不能厚此薄彼，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人在苞谷林如同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煎熬。薅过苞谷草的人才真正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好在种苞谷是自家吃，种得不是很多。

这时，也该点种洋芋了。洋芋是老家仅次于小麦、苞谷的第三大主粮，可以自己吃，

也可以卖个好价钱。小镇高寒，洋芋个头大淀粉多，已形成地方品牌，网上销售也相当可观。“洋芋糊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寂静的村落，世态祥和，日子安好。

着急出门打工的人家，早几天抢着点种。不打算出门的人家，趁农忙的间隙，忙着平整好培育天麻和猪苓的坡地。菌厂里加工的萌发菌和密环菌雨后春笋似的，村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菌材味。

“一年之计在于春。”村民是很珍惜春天这个季节的，往往抢在春天播种，希望夏天收获小麦、洋芋，秋天收获苞谷、黄豆、瓜果等。正如李绅的《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华秋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农民们最喜欢的年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勤劳人家日子殷实。商洛人家的房前屋后有的是边角地，花卉蔬菜都喜欢。春天可以种植很多漂亮的花卉，比如风信子、郁金香、牡丹、栀子花、杜

鹃花和月季等等。母亲喜欢一支红，村人叫它磨盘花，高高的秆，白的红的都有，盛开的时候，一路两行齐刷刷，礼仪小姐一般模样，很是耐看。园子里种植有小白菜、茄子、生菜、菠菜、辣椒和西红柿，父亲喜欢黄瓜，老黄瓜嫩白短粗，不如新品种的晶绿色泽和苗条的体型，但口感鲜脆，生吃或凉调都可口。父亲每年都保留有老黄瓜种子，待黄瓜出苗，又忙着搭架，黄瓜初成时，每天下午都要浇一次水。黄瓜似乎也通人性，你争我抢着疯长，家里吃不过来，街坊邻居们都能尝个鲜。地里有时令菜，随吃随摘，一日三餐的饭菜都是新鲜的。

早春杨柳风，一场春雨人更忙。天一放晴，村民们就忙活起来了，森林防火春耕生产两不误，相信各地的农民也正在土地上挥汗如雨。坚守土地，泥土芬芳，精耕细作，大地生辉，用心描绘锦绣山河，用心播撒国泰民安。

三月农事忙，不负农时不负春。

题金丝大峡谷(诗三首)

陈西华

(一)

奇峰竞秀立碧霄，
绝壁倒悬似坠雕。
山裂地陷狭如缝，
蹙拥竖横斜为峭。
流泉飞瀑细如丝，
溪潭珠连缀石槽。
白龙峡澈清溪水，
黑龙峡幽洞天高。
青龙峡品天工绣，
泉瀑峡洞尽风骚。

(二)

青龙门外仙人桥。
仙猴戏凤古藤摇。
马刨泉涌石天惊，
太子池暖霞雾飘。
仕女献瓜黄龙涎，
八戒窥浴惊莺巢。
石燕寨览碧天阔，
情人谷幽沸春潮。
天隙地缝月牙峡，
翰墨崖痕诗未消。

(三)

断崖素丈练飞泉，
金珠玉串瀑相连。
双溪中分丝缕飞，
织女拂尘掉碧涓。
翡翠彩虹七色绘，
关圣瀑飞剑光寒。
陡壁跌水瀑如冰，
锁龙瀑鸣鼓喧天。
黑龙瀑流千秋水，
飞湍瀑泻栈道悬。

春月游吟

卫宏图

莫道春光早，鹊啼三五声。
梨云沐风好，野旷春色清。
浅浅游鱼乐，款款飞燕斜。
独闲觉陌染，时见禾草萌。

角色多变的妈妈

樊翰煜

你们猜猜在我家的好朋友是谁呢？

她长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有一头乌黑的长发，脸蛋圆圆的非常可爱，别人都说我像她。她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很多角色。在我生病的时候细心照顾我，她是“医师”。在我饥饿的时候她会做一桌美味的食物，她是“大厨”。在我想去玩的时候，她会开车带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她是“司机”……

她就是我的妈妈，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在这里，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您辛苦啦，我爱您，您是我最好的朋友。”（作者是商洛市小学二年级七班学生）



商洛山

(总第2429期)

刊头摄影 杨鑫



一树桃花点燃了春天

汪海珍

惊蛰已过，风依然料峭，一点“吹面不寒”的温柔都没有，出门时还是习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也并不是我们矫情，调皮的春姑娘，走一步退两步的忽冷忽热，今天笑得像花儿一样暖意融融，明天又突然变脸，寒气逼人，时不时还玩几个任性，飘几片雪花儿，稍不注意耳朵又被冻伤了，晚上躺在被窝里奇痒无比，挺难受的。

季节和时令的更换，人总是显得愚钝、木讷，上了点年纪的人严守“春捂秋冻”的古训，宁愿穿厚一点，稍一动弹就浑身冒汗，也不敢像年轻人那样，刚刚暖和一点就扔掉棉衣，气温一降就冻得直抖，我们便幸灾乐祸地笑话人家“光棍儿爱耍单，冻得白眼翻”……其实耍单是一种时尚，是一种精神，更是年轻的本钱。“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草木就比我们更通灵性，节令一到，它们便先知先

觉，该发芽的发芽，该开花的开花，即使来一场风暴或春雪，也只是在粉面上涂抹一层脂粉或粉色的衣裙外面添一件白色外衣，格外妖艳妩媚，娇柔含羞，婀娜多姿，风情万种……

早上上班，路过桥下院子时，眼前一亮——那棵桃树像一团火焰在燃烧，“冬”这个字儿，立刻像雪花见了火一样蒸发掉了，尽管风中还带着寒气，心也被这团火焰点亮，荡漾着暖意。这一树红花唤醒了混沌眼神，她是春天的使者，她用灿烂的笑容告诉人们——春天真的来了！

我心头一热，急忙来到近前掏出手机，一定要美美拍上几张“艳照”，把春的消息告诉更多人，可是院门锁着。还好，栅栏式的院墙关不住这春色，稠密的花朵你的粉面挨着她的香腮，她的朱唇贴着我的鼻翼……相拥相亲，相互欣赏，相互调侃，相互赞美，更

像是抱团取暖，战风雨、斗春寒。清风吹过，花枝乱颤，香气袭人，似在召唤路人。

春天是新生儿，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管历经多少凄风冷雨，遭遇过多少霜雪欺凌，都挡不住她的脚步，改变不了她前行的方向，虽然冬仍拖着长长的尾巴，迟迟不肯退出舞台。但这一树红花，足以给人底气，鼓舞大家昂首阔步走向春天！

这桃花是春的化身，她在春风中笑着走着，轻盈而欢快，清新而淡定，冬季的寒冷和阴郁在心头堆积莫名的困倦杂绪，好像一下就随着淡淡的花香飘走飘远。

正在拍照，一位路过的女同事也被这树花吸引过来，要我给她和桃花拍个合影，并说了一句很诗意的话——与春天相遇在桃树下。她一身冬装，看来也是刚刚被这一树桃花从冬梦中叫醒，轻拉花枝，闭上眼深情地嗅着，如痴如醉……我从不同的角度给她

拍了几张，她还那样傻呆呆地站着不动，与花朵深情地对视……我说，看你那花痴样儿，拍了好几张，换换姿势呗！她喃喃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说：“我还以为你只是摆个姿势呢，你还真的陶醉了？还诗意思绵绵的，莫非真有‘去年今日此门中’故事？”她被我逗笑了，笑得比桃花还灿烂，追过来打我，我哪肯坐以待毙，赶快逃之夭夭……

我被她的情绪感染，站在那里隔着栅栏静静地看，心中万般诗情，却未能吟出一个字来。“还不快走，要迟到了！”同事招呼我。是啊，不敢再贪玩了，转身往单位走去。

花影还在心中摇曳，柔情在心中荡漾，我的步伐分外轻快起来，仿佛一路追赶着春光，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曲：桃花也红了，心情也好了……风也变暖了，云也变淡了，往事已飞了，飞过那忘川……

老刘示意我们去另一间房。进屋时，我明显感到与屋外不同，老刘的大袍子、戏衣、靴子、化妆品、证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各自的地方。他换好衣服，涂好油彩，衣柜里拿出改好的小戏衣给女儿穿上，她的女儿让我们坐下，毫不羞涩的与父亲唱起了戏，甩起了云袖，断断续续的“演出”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又一次哭了起来，与老刘退休时一样，泪落青砖，溅起成花。

老刘的姑娘得了白血病，中晚期，无药可治。街坊邻居听闻我们前来，都在街边说起了话，他们眼里，老刘是个热闹人。傍晚时分，老刘院里总是布满欢声笑语，他与女儿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痛苦、失望丝毫没有打落他们继续生活的勇气，我们走着走着就回头望望，老刘和姑娘挥着手，两张笑脸，四道浓浓的眉毛也泛起了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弯弯的，宛如夜空中的上弦月。



入戏

俱新超

听闻老刘是个一等的丑角演员，特意慰问走访剧团上下，一到剧团都张罗着看老刘演出。团长喜笑颜开，如今有老刘坐镇，剧团不愁没有好日子。

老刘在剧团在干了三十年，日日从剧团正门进出，众人问：“老刘，你家在后门口，为啥总爱走正门？”他赶着说：“当演员的，走前门正派。”剧团要给老刘换辆自行车，与老刘商量不下三四次，老刘气急，嚷嚷道：“女儿坐惯了，不容我去换。”老刘有个机灵活泼的小女儿，这些年，一直想让女儿出城谋个好职业，不传父亲衣钵。老刘从不觉得他是个好演员，他想让女儿换个活法。

老刘退休了，团长邀请全团大小干部和家属一同为老刘庆贺，老刘抹不开面子，就上台讲了几句，并为大伙演了最后一出丑角戏。他说，自己一心一意演戏，认认真真做人，到老还能踏上舞台已经足够幸

运。底下的人擦着眼看完了老刘的演出，拍着手目送老刘走去，只是这一次，老刘步履蹒跚，像风中的树。

后来一段日子，人们经常念起老刘，团里上下都想去看看老刘。午后，人们带着老刘当年带领剧团去省城比赛时的大合影跑到家时，老刘正摸着一根柴火棍，烧着大锅。众人朝屋内望去，四周黑洞洞一片，灯丝被蚊虫遮盖，显得潮湿、阴暗，屋内的木板床上躺着他的女儿，脸色苍白，眼圈发黑，浑身瘦成一把骨头。我们极其震惊，不敢出声，生怕打扰小姑娘休息。她倒也可爱，说着：“叔叔，阿姨，你们坐。爸爸一会给你们烧水喝。”我们点头，摸着小姑娘的前额。她艰难地指了指旁边柜子上放的药，我抿下一颗，她摇头，我又抿下一颗，到最后，整整六粒药，姑娘喘着粗气拼尽全力坐起来，安安静静地将药吞了下去。